

那日去看荷兰的舞蹈《大师颂》,以为按照常规是7点半开场。事实是7点一刻开场。和朋友两人迟到了!领位小姐不让我们进场,说“里面视线一片黑,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只能候机会。”心里很沮丧。只一会儿,手持手电筒的小姐说,“最后一排没有人你,你们七八个人一个个悄悄走进去,都坐在最后一排,等幕间休息时,再去找自己的座位。迟到者,本来按规定要演出25分钟后才得进入。《大师颂》有三次幕间休息。”



边看边聊

——我们迟到的七、八个人感叹着自己的好运,一个个悄没声息地潜入最后一排。待坐下,完全明白了领位小姐为何在先前不让我们进。舞台上是一片古典肃穆的气氛,上海的观众此刻全是梦中人啊!

各个剧场领位的男青年女青年,在我看来,都是既气质佳,又态度好。深色的职业套装与套裙,衬出了他们的彬彬有礼、训练有素。每个重要的话剧、舞剧上,大概都有它们周边的相应艺术品在卖,T恤衫、环保袋、遮阳帽等等,用料精致,价钱也不贵,小年轻簇拥在大厅内柜台旁的也有不少。出售这些周边商品的服务生,大多是女的,她们礼貌地向你推荐,不管你买不买,态度一样热情。周边商品,无疑是宣传该剧的一个有趣手段。一样要买T恤、环保袋、遮阳帽,选了有LOGO的,不妨是种小众时髦。自己看剧的愉快经历也因此被复刻着可回味。

待幕间休息时,我们再一个个找自己的座位坐。犹豫着向旁边一对情侣借他们手中的《大师颂》说明书看,那一对男女热情地把说明书递给我。

水,以及吃的食物,规定不准带进剧场,观众们都自觉地交给服务员。有的人赶紧将瓶里的水再喝掉点,服务员笑眯眯等他。待演出结束,服务生再将食物与瓶装水交给托寄的观众。

越来越喜欢上海,种种细节里有令人惊喜的文明。

网上曾出现过一则视频,显示巴西有个初生婴儿,在给他清洗时,他竟然靠在护理员的胳膊上,自己站了起来,并开始行走;在场的人无不目瞪口呆,认为一般都要在一岁左右才开始学会走路。

有人觉得这样的事情真是千年难逢,可能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例吧。但有人却认为视频是假的;还有人则将视频分析为一种误会:“新生儿行走”应该是一种类似于行走的、神经系统对刺激的反应。比如用双手在腋下托起新生儿,他有可能交替蹬脚。这种现象通常过一个多月或两个多月便消失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即从长身体和长脑子的关系来说,人类的孩子

发育(身体长高和行走能力形成的时间)比其他哺乳动物的后代(比如长颈鹿或灵长目动物等)显然慢得多。这种“慢速”是必需的。大自然一开始就设定,让人进化成地球上最聪明的高等动物。如果人类发育得和别的动物一样快,那人就谈不上智慧和创意了。

说得通俗一点,长智慧和长身体都是要消耗能量(葡萄糖)的,为了避免

初生娃儿会走路

陈钰鹏

大脑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任意竞争,机体便按进化的需要而作出必要的分配。进化论学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今天补脑,明日长高。也就是说,对大脑和身体其他部分按进化规则交替提供能量。新生儿从出生至身高长到25厘米左右时,一直受到能量供应,此后就轮到“长脑子”了。正如一个以人类学家为首的研究团队指出的:从能量消耗的分配可以获知

悉尼北郊 Pymble,丘陵地貌,树木葱茏,穿山公路纵横错落,岔道多,还任性拐弯,不留神,驾着车就到了人家院子门口,或者被拦在人家地下车库前,不想原途折返,决无出路。假如你喜欢信马由缰徒步行走,贪图美景,单凭经验判断方位,必定谬误,丢掉一两个小时兜兜回头路、冤枉路,那是情理中事。

晚饭后,为降血糖,我照例要完成六公里山地散步,便伙同夫人出门。那晚是圣诞节的前一晚上,我们决定朝东北方向探索,因为有过约定,以女儿家为中心画一个圆,半径在三公里左右,每次选择四面八方中的一方,框定两个小时内散步完毕。以前住在 Chatswood 有过经验,都兜熟了。这里是新家,更让人有探索的兴趣。

晚霞余晖充沛,泼洒在路边别墅瓦墙上,金红色渲染出眩暈;绿林弥望,鸟鸣叽叽;沥青山路墨黑,人行小道哑白;难得的是各家庭院、围墙,随心创意,千姿百态:廊亭、车库、场心,花树、小景、型式,都让人迷醉。

心情舒坦,一路神聊。

夫人是音乐老师,专业知识丰富;我也喜欢音乐,但所知甚少,又好面子,不愿虚心请教,常常是胡扯个话题,引起争论,从中窃取点常识。这不?又聊起古典音乐来——我喜欢老柴、舒曼,听着听着就想谈恋爱;又说喜欢勃拉姆斯,

在悉尼迷路

天 谛

听着听着就手舞足蹈;又说讨厌老巴赫,节奏忒机械,疾吼吼、硬邦邦,像两个铁匠在你一锤我一锤打铁,听得人发痴颠倒……

夫人宽厚笑着,说,你只听几曲就妄下结论?贼胆够肥的!音乐家作曲会有大致风格,但不排除创作不同情调的作品,不能一概而论。于是,讲起课来。她说让我多听听贝多芬、德沃夏克、鲍罗丁,苏打开胸襟,提高点男性度,免得被人说“娘娘腔”。还特别关照,以后听老柴、舒曼、肖邦最好和她一起听,同别人一块儿欣赏,容易节外生枝……

话题辩越多,天愈来愈黑。路灯虽然亮起,但给人的感觉犹如患上了白内障,晦昧得可以。困惑的

是,每条山路的拐弯处,几乎清一色的样貌,到处是高矗的尤加利树,又到处见闻白鸚鵡扑腾、狂叫,道路规格也一模一样,一道来一道去,既窄且弯又有起伏,车辆箭一般穿梭,行路得多留点神。

就这样闲逛着,不知不觉,两人拐进一条迷人小道,走进了森林。“现在在哪儿?”夫人突然问。我说,管它呢,我知道方向,一会儿就到大路了。

脚步还真轻盈,我俩继续胡侃。

“停下,林子越来越深了,别整人家不见了,我们走错方向了!”夫人语气有点紧张,再一次提醒。我只得掏出手机,查找定位。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手机没电了!问她,还没带手机。啊呀,闭目塞听了!既不能查方位,又不能打电话问女儿,如何是好?夫人说,我们还是原路返回吧?女儿告诫过,走不通必须原途退回。我说,我不愿意!“好马不吃回头草,好男不走回头路”,再退,路未必记得清。要退你退,我要朝前走,我不相信走不出去!

夫人无奈,只得跟着。其实,我嘴上硬,心里也发



寄往香港的千鹤,祝愿和平(电脑 PPT 指尖画) 鲍铁华

忧,前途未卜,就跨下路基,捡了两根树枝,交给她一根,说是万一遇上坏人或者澳洲野狗,可以防防身,尤其是林子里的青蛇,毒得厉害,可以把它敲死或者挑开。

这段路走得忐忑,不单单在心里还在路面,不一会儿,额头渗出汗来。忽然想起“竹林七贤”里的阮籍,不顾颜面,穷途而哭,我今晚会不会效法他呢?而夫人也没先前那样坦然了,嘴里一个劲地埋怨:“买了钢笔自己用,买了钢笔自己用……”我知道这是她经常“夸奖”我的话,就是“刚愎自用”。

诚惶诚恐,终于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我赶紧就着路灯去看路牌,想找一一下有没有家门前的那条路名。失望的是,全是不知怎么拼读的路名,后缀要么 Road,要么 Street,要命的是都没标明东南西北。有的路面上标着 One Way,知道是单行道,去向哪里,天晓得!

假如一只狗突然被人斩掉了尾巴,会疼得到处乱窜,相信我此时的状态也差不多。在穿来穿去验证八块路牌上都无回家的线索家,我决定回到原点右拐,赌一把。

慌乱中,一辆轿车变换着灯光,在我们身旁停下,一个金发头从车窗透出来,清脆的声音让人一激灵:“hallo! Can I help you?”我一愣,没听懂,因为英语听力实在太差。她重复了一遍。总算听出来问我们需要帮助否。我忙不迭点头回答:“Yes, Thank you!”她右手一摊,表示愿闻其详。我急急巴巴告诉她“ We go home……”,英文“迷路”说不来,就学她样,双手一摊,再摇摇头。她笑起来:“Ok, Ok! address?”我猜

燃情岁月

刘 迪

游荡了一夜
在诡异的场景中
死去的人 活着的人
活着的人 已死
没有边界和秩序
神秘的丛林 让人
流连忘返

醒来 懵懂地
站在悬崖旁
看着彼岸的景色
总是想哭 昨夜
去过的地方
到底在哪
下次入梦
还能重返吗

接一盆热水
用柔软的毛巾
一遍遍擦洗 整夜
跋涉的尘土
让视力恢复
又遇见自己

潮涌的晨光
唤回了遥远的往事
向记忆的深处走去
一件一件找回
埋没的东西
爱和仇人
快乐和忧伤

她问我地址:“72 Pentecost”。她大笑起来,连声说“Good”,接着,连说带指,告诉我们直行、右拐、再左拐,大约行走15分钟就到家了。我俩似懂非懂点着头,将信将疑往前走,她也溜烟飞驰而去。

等到我们右拐完将要左拐时,马路对面开来一辆轿车,大光灯连续闪了好几下,然后一个大掉头,在我们身旁刹车停住,摇下车窗,她第二次招呼我们,告诉我们怎么走,为适应我,净说单词。我感动得不知如何谢她,就向她鞠了一个躬。她“拜拜”一声,驾车前行。旅澳半年来,多次遇到澳洲人无私帮助,这里的民风淳朴,人心善良,时时处处让人如沐春风。

七夕会

说》中,女主角玛琳娜正是在这里婀娜穿行,吸引了无数男人艳羡的目光,那个男人手捻点烟的经典桥段也在哪里拍摄。

岛上还有一座颇有来历的阿图萨喷泉:女神阿图萨为了摆脱男神阿尔甫斯的追逐,逃到奥提加岛化为泉水,阿尔甫斯随之化为河流,与泉水在地下汇合。美丽的神话引发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吟咏,其中包括奥维德、维吉尔和雪莱。

在斜阳中,我们和锡拉库萨道别。海水一如既往地冲刷着沙滩,发出静静的回响。人未离开,已经开始回味。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订报季。我自费订阅的报纸中,新民晚报是我的首选。从晚报恢复发行以后,不离不弃已经38年。每天晚上,一杯茶,一张晚报,茶香伴着墨香,这是我最享受的时光。我平时喜欢写点“豆腐干”,也喜欢投稿,既然要投稿就要研究报纸,研究版性和版式。我以为,订报,是对我投稿的那家报纸的尊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从晚报的读者成了作者。我喜欢剪报,看见好的文章,进行剪贴,在这方面,纸媒显然是有优势的。

常有家长问我,如何辅导孩子的作文,我总是向他们推荐晚报的“夜光杯”以及“快乐作文”。对学生的写作很有启发。有个朋友听了我的话,坚持订报,坚持阅读“夜光杯”和“快乐作文”,现在他的儿子作文进步神速,今年中考作文成绩突飞猛进,让家长惊喜不已,孩子自己也信心大增。

我经常向人推荐晚报,我以为,读者在晚报上总能找到自己的所需。飞入寻常百姓家,晚报办报的宗旨始终没忘,这几年,晚报每星期推出专刊“金色池塘”,写和老年有关的主题,讨论有关热门话题,给老年人提供多角度的建议。更加贴心的是,“金色池塘”版面的字体都是大一号的,这不多见。我也常劝年轻人给自己的长辈订份晚报,每天只花一元钱,让长辈天天感受子女的孝心,天天接受新的信息,这份礼物比什么都来得实惠。手机是碎片化的阅读,而在纸媒上那是细读、精读,属于消化吸收,那是养料。纸质书不会被电子书代替,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读者群。相比电子媒体,我更喜欢纸媒!



一座阿基米德雕像聊以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据说公元前211年,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爆发第二次布匿战争,正是这位神奇的75岁的老人发明了各种新式武器,把罗马军队挡在城外足足一年!当罗马人冲入城内时,他还在家研究数学,在混乱中被杀死,让包括执政官在内的罗马人都惋惜不已。

回味锡拉库萨

赵 洁

一层地覆盖着、改变着,终究还是留下了各自的印迹。多元、融合、共存,成就了西西里的独特风范。

这里也是阿基米德的故乡,但若寻访其踪迹怕是痴人说梦,唯有古城奥提加岛上

害观众的石柱记得吧?那里还有一座以西西里文化为特色的考古博物馆,游走各展室,四千多年光阴瞬间流转,从史前到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一拨又一拨的统治者来了,又被时光卷走,城市的面貌被一层

回味锡拉库萨

赵 洁

我是朋友圈发照片的时候才知道,因为综艺节目《中餐厅》,陶尔米纳火了。确实,这座被誉为西西里明珠的迷你城市占尽地利,一边是碧海沙滩,一边是悬崖峭壁,不远处还有埃特纳火山优美的线条。山上一条主街,名牌云集,间或是特产店铺,鲜黄的柠檬、火红的辣椒、设色浓烈的西西里彩陶,还有阳台上怒放的鲜花,仿佛所有的色彩都在这里极致地呈现,在澄蓝的天空映衬下散发着热烈欢畅的气息。阳光明媚,游人如织,艺人欢愉的歌声在小城荡漾。

如果你需要痛饮无忧无虑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旅游